

高职院校贫困生生存状态调查

——以武汉某高职为例

邹凤梅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高职院校因学制短、学费低,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伴随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贫困生成为相当数量的社会存在群体。采用问卷调查、个案研究等对武汉某高职院校贫困生进行研究,发现:高职贫困生大多来自“没有什么背景的家庭”,他们自我评价总体呈负性,未来有可能实现父辈的身份复制,为此,需多方共举,采取更灵活的资助方式,优化校园环境,让贫困生公平地享受高职教育的利好。

关键词:高职;贫困生;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7) 06-0107-04

107

一、选题缘由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出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在我国,教育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的身份,获得阶层流动的最重要的方式。因此,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关系到教育改革成败,更是重大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合理的解决高职贫困生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完善高职院校的资助体系,改革资助政策和资助方式,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伴随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已逐渐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生成为相当数量的社会存在群体。根据《2016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显示,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因学制短、收费低,成为很多寒门学子的首选。高职贫困生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多年来,政府制定多项经济资助政策,高职努力建立并完善了经济资助体系,然而,这么多年,资助的效益到底如何?贫困生在学校生存状态如何?

以往贫困生研究的焦点较多停留在贫困生资助体系,包括贫困生界定的争议、资助政策的不合理、资助体系的不完善、资助效益不佳等问题,本研究试图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去展示高职贫困生这一群体在校生活、学习、人际交往、兼职、成就动机、自我认知和评价、对未来期待等多方面多角度的立体形象,从而帮助社会更客观地认识和审视这一群体,重视这一群体的生存发展问题,多方举措,让广大高职贫困生能够公平享受高等教育,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收稿日期:2017-11-25

基金项目:湖北省团省委 2016 年调研课题一般项目“高职院校贫困生生存状态调查——以武汉某高职为例”(项目编号:2016LX025);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重点项目“高职贫困生心理状态及引导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6YR052)。

作者简介:邹凤梅(1979-),女,湖北荆门人,硕士研究生,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政教育、心理健康、学生工作。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方便研究,以武汉某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对象。研究时间为8月-12月,考虑到大一新生尚处于适应阶段,他们的大学生活尚未完全展开,对自我、未来也未形成清晰完整的规划,因此确定大二、大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另外获得助学金和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必须是贫困生,因此,此次研究对象确定为大二、大三获得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励志奖的贫困生。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获取资料。以1000名武汉某高职院校2015年国家助学金获得者为研究对象,考虑性别、文理科、专业差异,在全校11个学院22个专业学生中发放自制问卷1000份,问卷主要内容包括贫困生家庭背景、在校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兼职、自我评价和未来期望等多维度多角度问题。同时通过与学工部资助中心联系联系,随机抽取10名国家助学金获得者和10名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获得者作为质性研究的访谈对象,以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在访谈前,确定了访谈提纲,提纲与问卷调查内容基本相同,与学生约定访谈时间精辟在相对独立的房间,分别与这些学生进行持续1小时左右的访谈,后续与访谈对象进行信息勘误。

三、研究结果

(一)高职贫困生家庭背景

1.来自于社会中下层

问卷调查显示,高职贫困生有58%来自于农村,34%来自于小城镇,8%来自于大城市;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31%是高中学历,43%是初中学历,20%是小学及以下,6%的家长是大学及以上学历。49%家庭月收入在2000-4000元之间,27%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17%家庭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有7%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2.曾经的“留守儿童”

因学历低,无技术,农村收入有限,生活所迫,父母都外出打工,因而这些孩子都曾经做过或短或长的留守儿童,与父母相处时间较短,情感比较淡漠。较极端的一个访谈对象就是“自己进大学生病后,父母都请假回来陪我,是我迄今为止和父母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认为自己“非常幸运的被父母带到打工的地方上小学、初中,但因为不能异地高考又被迫回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有的孩子“父母一年回来一两次,平常大多数在学校,放假有时在伯伯家,有时在大姑家,有时在小姑家,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没有家的感觉”。

(二)高职贫困生的生活与兼职

1.贫困生中的贫富分化

学校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学生之间的贫富分化严重。学生平均每天的生活消费大概在10-40元不等。有一些学生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有3%的学生每个月消费在300元以下,15%在300-500元之间,属于绝对贫困和生存性贫困;46%的高职贫困生每个月消费在800-1000元,12%的学生在1200元以上,这些贫困生“日常的穿着打扮看不出来贫困”。

2.自强精神有待于提高

在申请助学金的这些学生中,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只有21%,79%的学生未申请助学贷。分析其原因,15%是各种原因没有申请到,其它主要是觉得助学金是“无偿赠与,不要白不要,我不要别人也会要”,而助学贷款“需要偿还的”,家庭可以支持其学费。

63%的学生会在周末和假期兼职,但他们的收入非常低,75%学生每个月得到的兼职收入每个月低于400元以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为发单员、营业员、物流工作人员、收银员、服务员、保洁员等,这些岗位基本上不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且大多没有连续性。因而兼职既不能保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他们的能力和素质也没有得到锻炼和提升。

(三)高职贫困生的学习与人际交往

与学生访谈的情况证明,有一些家庭贫困学生自立自强,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锻炼,能力和素质在大学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们是高职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每年评选一次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他们身上展示了当代高职学生积极、正面、健康向上的新形象。但却是有相当部分贫困生的学习、社交让人担忧。

1.社会交往欠缺

调研表明,37%贫困生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放松娱乐,18%用于看书学习,主动学习的学生并不太多。60%学生选择性参与社团活动,活动积极性不高。46%的学生从未参与任何学院、校级社团,也没有当过班干部,原因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74%的贫困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90%学生不经常参加同学之间的聚会,原因是花钱较多,不能承担。

2.自我设限与贫困限制

相当大的一部分贫困生自我受限,很少能走出去,主动参与社团、班级活动,学习、锻炼的机会较少,语言表达、组织、管理能力较差;另一方面,因为经济贫困,他们的发展确实受到影响,比如不能花钱购买所需的学习用品,不能自费参见各种学习培训,没有办法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等,甚至不敢谈恋爱。

(四)高职贫困生的自我与未来

1.“学习是你的事,挣钱是我的事”

父母虽然认为学习非常重要,认为“好好读书才能有出息”,由于自身学历和打工限制,能够给予子女生活上的照顾比较少,学习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指导,导致亲子关系不是很亲近,情感交流较少,在经济碰到困难时候,有45%的孩子寻求父母帮助,但在学业、情感、人际冲突等方面有困惑时,75%的孩子会找朋友、同学或者室友寻求帮助。在孩子面临找工作、求职等重大问题时,这些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经验、建议也非常少,提供的社会支持也非常有限。

2.降低了的期望

来自于这样家庭背景的贫困生,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与家庭条件较好的父母对孩子“望儿成龙,盼女成凤”的高期望不同,随着孩子读了高职,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也逐步降低,他们更多期望孩子毕业了“掌握一门技术,不至于饿死”、“能养活自己”。

3.过早放弃了的自我

这些高职生的自我评价总体偏负性。高职贫困生对自我的评价较低,近79%的人对自己的目前状态是不满意的。这些学生的成就动机也较低,55%的人对未来没有信心,有28%人在未来的求职中最担心的是能否找到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63%的人会选择在毕业后直接就业,而不是选择继续深造比如升本或者考研或者出国。也就是说有很多的高职生过早的放弃了梦想,放弃了进一步学习和提升自己学历的机会,而把谋生作为他们求职的核心诉求,“我没什么要求,能养活自己就好”。原因可能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也没有什么背景”,“先工作,助学贷款的钱要还”。

四、分析与讨论

(一)高职贫困生大都来自“没有什么背景的家庭”

选择来读高职院校的孩子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他们的家庭条件大体处于社会的中下层,父母大多数在外打工或者在家务农,所从事的工作也是“粗、重、脏、苦、累”的行业和工种,包括厨师、工地泥水工、服装厂的机工、物流人员、服务人员。选择读高职的孩子有两种因素,一是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二是家庭条件不好。来自城市的孩子较多是因为前者,而农村的孩子后者因素更多。即使有的孩子高考成绩够上二本,但因为高达四五万的学费也会望而却步,高职成了成绩不是特别好,家里条件又不好的学生的首选,因为“3年就毕业,而且学费比较低”,“听别人说学技术好找工作”。

(二)高职贫困生负性自我与社会身份复制

尽管《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职毕业生发展潜力逐步提升,月收入连续5年增长,专业相关度稳中有升,就业满意度连续5年

呈上升趋势。但是,高职院校学生自我感觉低人一等的心理依旧没有改观;面对社会竞争劣势的大专文凭,高职贫困生有着强烈的弱势感,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更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已经形成的负性自我;对于未来,养家糊口是高职学生的核心追求,不考虑专业是否对口,不考虑岗位是否有长远发展的可能,也不考虑所学是否所用。

这部分高职毕业生所学知识和技能不具有流动性,通常不能用于其他行业,他们要么从事和他们父辈一样的无专业无技术含量的工种,要么将一直束缚在某个专业岗位上做技术工人,无法往上发展。无论是哪种情况,可以想象,他们未来在这个社会中仍然是较低的收入、较低的社会身份。

五、建议

杜威指出,“学校环境的职责在于平衡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成分,保证使每个人有就会避免他所在社会群体的限制,并和更广阔的环境建立充满生机的联系”。高考是学生的第二次分流,而高等职业教育成了农村贫困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高等职业教育给予了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机会,给予了他们求知、求技、求职的机遇,但它不应是“后进生”的归宿,不应是寒门学子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更不应是实现社会底层代际身份复制的机构。

(一)更加灵活的兼顾资助公平和资助效益的资助方式

1.高职院校在国家资助总额上、覆盖面应比本科院校更多

高职学生家庭背景绝大多数为农民和农民工家庭,他们家庭的经济困难程度相对较大,学生资助需要比本科院校需求更大,因此,国家、社会、高校应多方举措,对高职院校的贫困生要“区别对待”,扩大高职院校的资助总额。

2.实施发展性资助理念的管理体系

贫困生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生存问题,还有发展性问题,绝对贫困解决生存问题,相对贫困解决发展问题。要进一步细化贫困生认定标准,有些学生是生存性贫困,有些学生是发展贫困,要结合贫困生自身发展水平、发展速度,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资助方式。这对高职院校的贫困生资助体系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资助部门要重新思考资助管理的组织与机制设计、贫困生认定管理、资助模式选择、资助绩效考核与资助效能评价、资助风险防范等方面工作。

(二)重视优化贫困生的校园环境

学校、学院、班级要鼓励贫困生参与寝室、班级活动,参加校园各种社团组织,通过各种活动、舞台自我展示,锻炼提升能力;通过贫困生自立自强楷模评选活动,在同学们中广泛宣传贫困生在家庭经济困难的环境中磨砺出坚韧勇敢、积极乐观、自立自

强、勇于拼搏、感恩回馈的积极心理品质,塑造贫困生积极正面的良好形象;学校提供多样化、技能化的勤工助学岗位,为学生提供锻炼平台;帮助贫困生建立各种互助团体,抱团取暖,携手互助,将高职贫困生培养成为“人见人爱、不可替代、丰富多彩”的出彩职业人,成为会做人、能做事、爱生活、受欢迎的人,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只有千千万万寒门学子和其它普通大学生一样,能在不同层级上公平地享受国家职教利好,他们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我国成为“工匠大国”才有希望实现。同时,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贫困学生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希望、终身发展有基础,这对于增强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建立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

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冬,高彩霞.基于社会阶层分化对高职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J].才智,2015,(22):121-122.
- [2]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2016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 [3] 杨莉萍,刘甜芳,吴金铃.高职生可能自我的特点及其形成——一项深度访谈研究报告[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03):71-77.
- [4]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 磊]

Survival Status of Poor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A Case Study of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in Wuhan

ZOU Feng-mei

(Wuhan Polytechnic,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rural children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due to their short academic structure and low tuition fe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oor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ecom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ocial existence groups.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case studies, the author studies the poor students in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Wuhan and finds that most poor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e from “families with no background”. Their self-evaluation is negative in general and their parents’ future status may be realized. Then,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more consideration to each other and take a more flexible means of subsidy to optimize the campus environment so that poor students can enjoy the good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airly.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poor students; living condition